

# “勇敢而明白的斗士”

## ——纪念柔石 120 周年诞辰

宁海县委党史研究室 文/图

### 1

柔石（1902—1931），原姓赵，名平福，又名平复，1902年9月28日生于宁海县猴城方祠前。

宁海县旧属台州，素称山陬海隅之地。猴城为县治所在，柔石的祖居在城西赵家。

祖父是一介寒儒。父亲赵汝能，14岁当学徒，19岁成家，为维持家计，在城内市门头开了一间名叫“赵源泉”的咸货店，后又租得方祠前华家道地的西厢安顿家小。这就是柔石的出生地，在负笈杭州之前，他在此度过了16个春秋。

方祠前，因这里曾有一座为纪念乡贤方孝孺的祠堂而得名。家乡的历史文化、社会生活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柔石。他最常用的笔名“柔石”，便取自方祠前小石桥上刻的“金桥柔石”四字。柔石的脾性也确是如此，鲁迅认为他“那台州式的硬气”就很有点像方孝孺。

童年的柔石，体弱多病，加之家境清贫，以致挨到十岁才得上学。1917年高小毕业后，考入台州的省立第六中学，因不满学校的教学和管理，学期中途毅然退学返家，发愤自学。1918年秋，柔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名望很高，且可享受官费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这使他有可能会跳出山的包围，到了省城杭州，投入新的学习生活。

当时的浙一师，正处在鼎盛时期。校长经亨颐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，校内名流云集，管理民主，学术氛围浓厚。柔石感到如沐春风，“于身体则晨昏谨慎，饮食适宜，于功课则克勤自进，努力前行，修养品性，完美人格”，矢志争做一个“有思想的学回家”。

青年柔石认为，一个志在匡世济国的人，必得要有渊博的学问，作为学生，则更应刻苦学习。那时，他拼命读书，弄得两眼非常近视。如今，从故居中陈列的柔石当年在校所做的部分作业簿上，还能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当年他那一丝不苟、认真学习的精神。

### 2

柔石的多才多艺，在小学时已露端倪。人文荟萃的杭州，使他在金石、书画、乐曲、琴艺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。1921年10月，柔石参加由叶圣陶等任顾问、潘漠华为负责人的“晨光文学社”，开始从事新文化运动。这时，他虽对社会现实愤愤不平，写了一些作品，但因找不到真正的出路，常陷入苦闷彷徨之中。

1925年新春，柔石怀着求知的渴望，与同乡同学郭光煜、钱之江一道直上北京，拜访浙江第一师范校长马叙伦，随后留在北京，当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旁听生。

古都的恢宏繁华，大大拓宽了柔石的视野。加上在北大与老同学潘漠华、冯雪峰久别重逢，使他无限兴奋，打算卖些文章，争取正式入学，安心读上几年书。在京期间，他还和王鲁彦、姚蓬子、张天翼等密切往来，特别是听到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原理，感到“胜过十年寒窗，堪称平生最大乐事”。

然而，柔石并没能真的卖出文章，家中勉为接济的一点钱实在应付不了在京费用，生活十分窘迫。他也在信中这样告慰父兄：“做人是应该尝尝苦的，才可算真正的人，读书人更应从苦中磨难出来，才可算懂得书中深一层的理！”但在内心中更多的是无法排解的烦恼。在苦闷和彷徨中，柔石总是要求自己向前走，“想自己尽量去做人，去做和社会对垒的人，而且做社会的伺机者！”

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，他艰苦卓绝地发愤坚持文学创作。在京一年，用小说、独幕剧、诗、散文等文体写下大量作品，或诅咒现实的黑暗，或歌颂爱情的坚贞，或倾吐个人心头的郁闷，发出了改造世界的呼声。其中一首题为《战》的诗，堪称他欲为祖国献身的铮铮誓言。诗中这样写道：

真正的男儿呀，醒起来吧，  
炸弹！手枪！

匕首！毒箭！  
……  
呵！战！  
刺心也不变！  
砍首也不变！  
只愿锦绣的山河，  
还成锦绣的面！  
呵！战！  
努力冲锋，  
战！

1926年初春，拮据的经济生活迫使柔石不得不离开北京，南回到绿色海滨。这年秋天，经人介绍，柔石到镇海中学执教。年底因参与校中进步师生庆祝北伐军人浙作战活动，被诬为“赤化分子”，只得深夜雇小船离校，避居杭州，直到1927年2月才返校。

谁知接踵而来的竟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。柔石在一次会议中获悉国民党将逮捕镇海中学学生、青年运动负责人周浩然，随即借故离开会场，通知周浩然等人逃避。后来，他再次离开镇海去杭州同乡友人家暂住，另谋生活出路。



柔石故居

### 3

1927年秋，柔石应亲友之邀，返乡担任宁海中学的教员。

宁海中学是1926年夏由蒋如琮、范金镛等几位青年中共党员回乡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，是中共宁海地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，在险恶形势下，宁海党组织仍以宁海中学为基地坚持斗争。柔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邀到校的。

柔石在校中担任国语教师，也授音乐。他自编了一部《国语讲义》，第一篇所选的即是在北京时听鲁迅先生讲授过的厨川白村所著的《苦闷的象征》一书中的《创造生活的欲求》。柔石还给宁海中学谱写了校歌：

一九二六，夏云拥瑞，  
东方升起了歌声，  
这是人间的文明，  
也是乐园的笑影，  
教育是我的母亲，  
我们琢磨着身心，  
我们陶冶着精神，  
冲破黑暗的实力，  
做人类的教星，  
前途希望无限。

这校歌，是柔石热爱学校教育事业的情感流露，也是他对家乡这所新建中学的希望与祝愿。

当时，宁海党组织为了更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，非常关注国民党县教育局长的人选。秋冬之际，党组织有心把柔石这个出身寒微、诚实厚笃、貌似埋头教育、没有党派色彩、却有革命倾向且同情共产党的人物，推上去做教育局长。通过发动教职员联合会集体上书并动员地方绅士作舆论上的支持，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同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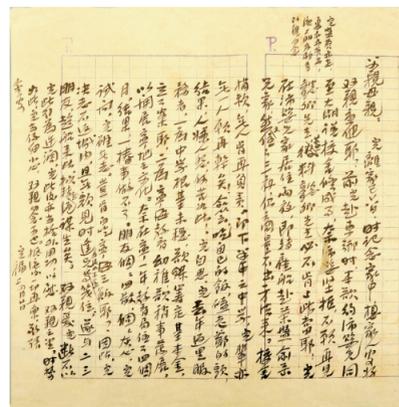
柔石一上任，就为集资募款筹建宁海中学校舍，并为使它成为一所公立学校而到处奔忙。同

时，他不顾阻挠，毅然对全县小学人事作了一次较大调整，“把新鲜血液注入腐败的教育里，使它蜕变、新生”。他廉洁奉公，事必躬亲，倾心为宁海教育事业历尽艰辛的故事，至今犹在家乡流传。

此时的柔石，已改变了先前那种苦闷彷徨的情状。他所作的各种努力，与宁海党组织的希望和要求是合拍的，客观上掩护了县委机关，使宁海党的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。

1928年5月，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，中共宁海县委发动了著名的亭旁暴动。这次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土豪劣绅，但最后悲壮地失败了。反动当局发现宁海中学是“共产党的大本营”，就勒令解散学校，对革命师生进行血腥镇压。这时，柔石对暴动虽不曾预闻其事，却明白了党与宁海中学的关系。当他发现宁海中学教员、县委委员杨毅卿还逗留在城里时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将他护送到西乡岳家暂避，并资助他返回宁海。

亭旁暴动的失败，粉碎了柔石“开展宁地文化”的理想，反动派的凶残，惊破了他教育救国的迷梦。6月2日，柔石怀着痛苦、伤感和眷恋之情离开家乡，赴沪谋生。



1928年4月20日柔石给父母亲的信

### 4

到沪不久，经友人引荐，柔石拜会了他景慕已久的鲁迅先生。从此，他结束了风萍浪迹的生涯，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，为追求崇高理想，不避锋镝地向前进，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一个“勇敢而明白的斗士”。

鲁迅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诚实质朴的青年，热情地为他校阅书稿《旧时代之死》，并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；选入自己的作品让他翻译，帮助他摆脱经济困境；同时把自己的原寓所景云里23号让给柔石等青年居住，关照他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。

柔石与鲁迅、周建人两位长者朝夕相处，不仅只身离乡背井、生活困顿所产生的凄凉感在胜利家人的温暖中得以消融，更重要的是从经常的交谈、讨论中，得到了哲人智慧的启迪和革命家气魄的熏陶，明确了前进的道路。

1928年10月，鲁迅大力支持柔石创立了朝花社，并推荐他担任《语丝》编辑。朝花社先后出版《朝花周刊》《朝花旬刊》和《艺苑朝华》，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特别是《艺苑朝华》开创了介绍国外革命进步的美术作品和木刻艺术的先河。

柔石在为朝花社工作操劳的同时，夙兴夜寐，努力读书作文。这一年多时间，堪称他创作的黄金时代，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旧时代之死》和《二月》，中篇小说《三姐妹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希望》，两部独幕剧和诗歌，还有在《奇剑及其他》和《在沙漠上》即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》之一、之二中，也选入了他的译作，收获甚为丰硕。1930年又有短篇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发表，译作《戈里基文录》（即《高尔



柔石

基文集》）被鲁迅编辑出版。特别是《为奴隶的母亲》的创作，表明他正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臻成熟。

1929年秋，党中央为了结束当时上海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旷日持久、不利团结的论争，企望大家团结起来，组成一个以鲁迅为首的革命统一战线文艺团体—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以利对敌斗争。柔石对此倍感兴趣，为筹备成立左联做了许多具体工作，成为这个组织的12名“基本成员”之一。同时，他和鲁迅一起遵照党的指示，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。

翌年3月2日，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，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，不久又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。他在具体负责机关刊物《萌芽》月刊的编辑工作中，十分重视为工农服务的文艺大众化方向，曾专门撰文吁请革命文艺家予以关注。

5月，经冯雪峰、黄理文介绍，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时和胡也频、冯铿一道，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。在这一星期多的会议中，柔石得到有生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教育。5月29日，他在左联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，作了热情洋溢的传达，并详细介绍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（草案）》。会后，又对大会的实况写了题为《一个伟大的印象》的通讯，真切记述他亲身感受的伟大印象，热情歌颂“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”。9月，他以刘志清的笔名把它发表在《世界文化》上，很快被译成日文，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。

### 5

1931年1月17日，柔石到上海东方饭店参加党内秘密会议。由于叛徒告密，与会35人全部被捕，23日被移送至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。柔石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被囚于二弄九室，随即被钉上重十几公斤、走路只能移动半步的“半步镣”，惨遭折磨。

柔石的同乡好友王育和收到了他托人送出来的一纸给冯雪峰的信，信中说：“现亦好，且跟股夫兄学德文，此事可告周先生，……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，但我哪里知道。”虽身陷囹圄，柔石仍以战友们特别是鲁迅先生的安危为念，巧言示意要及早转移，自己却已做好了慷慨就义的思想准备。

党组织在柔石等35位同志被捕后，专门成立了营救委员会，调动被捕者家属和社会进步力量设法营救。但由于此时叛徒已向国民党特务告密，还躲在法官身后一一指认被捕者，营救遂成为不可能。蒋介石得到密报后，即下令秘密处死全部要犯。

2月7日深夜，反动派企图以转往南京大牢为名骗取死刑判决书上的手印，结果被柔石等识破。在群起的抗议声中，敌人把柔石等强制押到牢房后的旷地上，仓促行刑。据附近居民中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，烈士们走出牢房门口即高呼：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等口号，声震四邻，直到枪声停止喊声才息。这次遇难的共24人。柔石身中10弹而亡，年仅29岁。

国民党残杀左翼作家的无耻行径，遭到了国内外革命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。国际作家联盟因此发表了《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》，各国著名作家、诗人纷纷签名发表声援文章，并将柔石的作品翻译刊登，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。

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牺牲，感情反响十分强烈。他从作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和《柔石小传》起，至他辞世前作《写于深夜里》止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缅怀战友，无时无刻不在鞭挞那些“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”。至于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及其中的悼柔石等烈士诗，更是影响巨大、感人至深的名篇。

柔石烈士的死难，深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，他的作品频频被翻译成日、英、俄、法、德、泰等多种文字出版，赢得国外读者经久不衰的喜爱和好评，被列入世界文学宝库之林。其中，《二月》和《为奴隶的母亲》饮誉尤著。国际友人认为，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光明未来的坚信，是柔石创作的特点，它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情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组织力量将柔石等24位烈士的忠骸挖掘出来，重新筑墓安葬。其后又专门营建了“龙华烈士陵园”。陵园中24座镶嵌着烈士遗照的墓碑庄严肃穆，余情千载；烈士纪念塔高高耸立，象征着革命先烈的精神高大伟岸，万世永垂。



柔石故居内景